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用研究

——《认知语用学导论》述评

姚晓东

(北京林业大学 外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本文对 Klaus-Uwe Panther(2022)新著《认知语用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Pragmatics*)进行内容述介与评价。该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语用学核心概念与研究议题,意在融合语言使用的认知语言学路径与当代语用学的研究范式,提出统一的认知语用学模型。该著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导向和方法引领作用。语用与认知的融合,既补充完善了认知语言学,也丰富了语用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机制。

关键词: 认知语用学; 理据; 推理; 认知语用路径

Pragmatics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 A Review of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Pragmatics*

YAO Xiao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Klaus-Uwe Panther's (2022)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book discusses the key concepts and issues of pragmatics from a cognitive-linguistic perspective. It seeks for a blend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and offers a unified model of analysis. This monograph plays a leading role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erms. The integration of pragma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and enriching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in pragmatics study, and will shed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language use.

Key words: cognitive pragmatics; motivation; reasoning; cognitive-linguistic approach to pragmatics

1. 引言

虽然语用的认知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开始,但根据 Mazzone(2021: 436)的说法, Kasher(1991)才首次使用认知语用学这一术语,从认知角度考察人类交际的机制和推理过程。以“认知语用学”命名的著作,包括 Bara(2010), Mazzone(2019, 2021),以及 Schmid(2012)主编的认知语用学手册。Klaus-Uwe Panther 的新著《认知语用学导论》收入 John Benjamins 认知语言学教材系列。Panther 是汉堡大学语言学终身教授,曾任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主席,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致力于语法结构和概念—语用意义界面研究。本书的目标读者为具有语义学和语用学基础

的学生,以及对认知语言学、格莱斯语用学感兴趣的学者。

2. 内容概要

作为认知语用学力作,该书意在融合语言使用的认知语言学路径与当代语用学的研究范式,提出统一的认知语用学模型。全书共12章。第1章界定认知语用学,为本书的主题奠定基础。作者首先概括当代语用学的特征,坚持英美学派的语用分相论、语义—语用互补论和真值条件语用学立场,评析语义—语用分工的利弊以及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优势与不足。接着归纳认知语言学的范式特征与理论观点,主张融合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路径,挖掘语言使用的认知维度,揭示语境意义理解的底层认知—语用原则及过程,意在发现语言使用的新机制。

作者在第2章重点讨论了理据(motivation)概念,择要回顾理据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明确该书对理据的界定。首先,作者讨论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象征符、指示符和象似符,用“形式”和“内容”取代“能指”和“所指”概念。接着介绍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从符号学角度区分两组符号类型:任意/无理据和理据性符号,规约和非规约符号。语言的结构和用法受到语言内外部因素的驱动。前者包括4种基本语言理据:内容驱动形式,内容驱动内容,形式驱动内容,形式驱动形式;后者包括感官—感知体验、文化模型等。理据不具有传递性。认知—语用模型倚重理据概念,语言的内外部参数影响语言的结构和使用。

第3章首先介绍演绎、归纳和溯因3种推理类型及其特征,结合衍推和预设,探讨推理的意义建构作用。作者借助真值条件阐述衍推关系:如果句子q的真值在概念上是句子p的逻辑推论,那么p衍推q,体现为二者间的概念依存关系。Panther重点讨论了存在预设、事实预设和评价预设,提出了识别预设、区分不同意义类型的标准:否定、认识限定、条件性、疑问。特定语境下可以中止或取消预设。不同于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实施特定的语篇—语用功能,充当共享背景知识或旧信息,也可以传递新信息。本章意在凸显推理机制在分析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中的作用。

第4章讨论交际的指导原则和语用机制。作者评述语码论和推理论两种交际模式,重点介绍经典格莱斯语用推理模型和指导理性交往的合作原则。新/后—格莱斯语用压缩了会话准则的数量。Levinson三原则考虑到了说话人准则与听话人推理。Horn提出了面向听者、言者省力的Q-原则和R-原则。关联理论主张用关联原则涵盖会话准则,统领人类认知和交际。认知关联原则是认知系统进化的结果;明示交际和最佳关联是交际关联原则的核心概念。上述理论视角坚持语言交际的理性动因和生物学依据,也有学者从人类学和民族学视角指责经典和新格莱斯会话模型局限于理性交际行为的西方视角,基于对会话的单向度理解,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交际的影响。

接下来的第5章作者继续讨论含义。作者简要介绍规约含义,然后聚焦会话含义的特征,解析其与衍推和预设的异同。在Grice的意义模式中规约含义不可取消,不属于所言,而是含义。学界对这一界定及其理论价值存在争议。会话隐含是隐性意义建构中的必要认知机制。一般会话含义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特殊会话含义依赖具体语境,基于特定语言社区的文化信念和实践。参照衍推和预设,作者讨论了会话含义的特征:可取消性、可运算性、非规约性、可强化性与不可分离性,分析背后可能的动因。最后,作者指出含义的普遍性和语言文化相对性。本章强调可取消性是含义的区别性特征,而可强化性并非含义所独有,也适用于衍推和预设。

第6章讨论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受Wittgenstein意义用法论的影响,认同基于用法的语言模型,是言语行动的专家模式:言说是行动的下位概念,人们以言行事。这为探究交际的本质开辟了新路。言语行为模型聚焦行事行为,后者的推定需结合语言内容、语境和交际意图。行事行为体现了说话人意图,遵循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实施言语行为要满足适切条件,否则会导致失败

和滥用。Searle 根据行事要点、心理状态、言词与世界的适配方向,区分 5 类行事行为。Panther 把适切条件纳入认知语言学框架,提出行事场景(illocutionary scenario)概念,借助概念—语用框架图式描写行事意义,利用场景要素(包括准备、核心行为、结果、后续)之间的转喻关系分析间接行事行为的目标意义。

隐喻是第 7 章的讨论内容。传统上,隐喻被视为隐性比较或辞格。当代理论认为存在字面意义和借助认知机制推出的比喻意义。字面意义是比喻用法的基础,隐喻是偏离的语言使用。Grice 和 Searle 把隐喻视为说话人意义,关联论认为隐喻涉及对词汇编码意义的语用扩展。认知语言学则坚持隐喻意义的涉身性。作为基本的思维模式,隐喻是联结源域和目标域概念框架的相似和类比推理模式,是不同概念框架间的投射,两个框架的对应关系和意义类比大致遵循不变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隐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框定人们对道义、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理解;它是重要的语言和认知现象,影响人类的认知和思维。

第 8 章介绍转喻。转喻是一种指示和相关推理,在修辞传统和格莱斯语用学中分别被视为辞格和会话含义。认知语用学视其为语用推理方式,是辞格也是思维方式。与跨域投射的相似关系隐喻不同,转喻是利用同一概念框架内意义成分间的联想关系进行的指示和溯因推理,是意义的拓展说明。概念要素之间的距离越近,形成转喻的可能性就越高。转喻的生成具有人类经验和社会文化动因,体现不同程度的透明度、规约性、能产性与可取消性。源意义和目标意义间的联想关系可由溯因推理来解释。当字面意义与语篇语境、言外情境发生概念—语用上的冲突时,常引发转喻解读。根据言有所为的语用视角,转喻可分为指称转喻、述谓转喻、修饰转喻和扎根转喻。在间接言语行为过程中还出现了行事行为转喻。

接下来的两章阐释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推理,借助概念转喻阐述间接行事行为中的联想推理机制。第 9 章聚焦生成和理解断言和承诺行为的联想推理。人们依赖行事场景要素间的转喻关系解读间接言语行为;在转喻过程中,目标意义融合了语言工具所传递的字面源意义。连接行事场景要素(源域)与核心行为(目标域)的 3 类转喻机制(准备→核心行为;结果→核心行为;后续效应→核心行为),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再加上模糊限制性施为句,这 4 种转喻类型可生成、驱动常规的间接言语行为。作者从上述 4 个转喻类型,结合行事场景要素,说明话语如何实施断言和承诺类间接言语行为。

第 10 章转向指令、表情和宣告 3 类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的推导涉及行事场景要素间的相关关联。合理性条件是指令行为的一般特性:即听话人没有好的理由不去做某事。合理性取决于指令的强加程度和双方关系。借助概念—语用机制从源意义“为什么不”推出“我建议你做”。接着,作者借助行事场景要素间的转喻关系,讨论了致歉、感谢、祝贺等表达说话人心理态度或评价的表情类行为。宣告类行为多发生在机构性话语中,多程式性表达,较少涉及语用推理。在适当情境下,说出恰当的话语就确保了宣告行为的实施。加之行事语力透明,宣告也常常被视为显性施为句,也不排除间接宣告。

第 11 章聚焦语法结构的概念和语用理据。本章举例说明功能和意义对几类英语结构的驱动:主语—助动词倒装,以及对并列结构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的可接受性违反。助动词—主语词序是概念驱动的,句首否定状语的否定指向是触发倒装语序的决定因素。在并列结构 VP_1 and VP_2 中, VP_1 充当准备行动,为主要行动 VP_2 提供使成或必要条件,这一结构底层存在转喻关系。作者以 nice and Adj. 构式为例,进一步揭示在句法结构与概念内容、语用功能间的表面错位之下,存在着字面表达和规约意谓之间的转喻和隐喻推理,二者间存在理据:在概念—语用层,并列结构的前项充当评价算子,为后项的积极解读奠定基调。转喻推理提供了从内容、功能到形式的驱动。概

念结构和语用功能影响语法结构,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理据关系。

第12章重审该书的写作目的,展望未来发展。该书既有理论旨趣,也有实践考量,为建构统一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做出了有益尝试。作者意在矫正当下不同语言学范式各自为战的倾向,倡导交叉融合;并指出努力方向,即集中在相关语言现象的跨文化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拓展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合作空间。作者期待提出一个认知语用模型,进而获得对语言结构和用法的新认识,开启研究语言概念化、交际功能、语法及其相互作用的新路径。

3. 简评

Panther 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讨论语用问题,提供了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互补视角”,体现了相关研究的跨学科融合(陈新仁 2011;汪徽等 2015)。首先,该书的最重要创新在于提供了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新视角。在介绍言语行为理论时,许多语用学著作限于经典理论而未涉及其新发展,比如语用行为、言语事件、语用位概念等,忽略了言后行为的责任归因等问题(Lassiter 2014)。Panther 立足认知语言学,借助行事场景概念框架中各要素间的转喻关系,揭示间接言语行为的语用过程。行事场景中行为要素与核心行为的距离代表其激活整体行为的能力。行事场景概念对理解如何实施和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十分重要。这一理论创新把适切条件融入认知语言学框架,也契合 Austin 强调整体言说情境下的整体言语行为的主张。王寅(2013)提出的新认知语用学也主张把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方式用于语言交际和含义推理的探讨。

其次,同类著作的语用学的认知路径,如关联理论、Bara(2010)、Mazzone(2019)等侧重语用过程中的心智加工、推理和意识凸显等维度,尝试探究话语生成和理解底层的认知、心理和神经生物机制,关注语用与心理、神经认知之间的关联,而该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融入了语篇的视角,凸显理据概念,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讨论语用问题,关注语言结构和用法背后的动因分析。Panther 在讨论推理关系的特征时,指出其表现并揭示背后的功能动因。如:可强化性是含义的显著语篇—语用特性;可以显性断言而不产生冗余。新格莱斯理论认为它仅限于含义,但 Panther 认为,当显性编码触发新的隐含,传递重要的新信息,表达认识立场、心理或情感态度时,衍推和预设内容也能够被强化,实施诸如强调、情感态度介入等语篇语用功能,而不至于冗余和不可接受。此时,强化实施了特定的语篇—语用功能,词序影响句子的可接受程度。语法分析中的疑难问题也可以从认知语用学的视角获得新的认识。比如第11章对特定语法结构的讨论,就涉及语篇语用功能动因补偿某些违反句法规则表达的可接受程度。

另外,书中不乏新见,本文择要呈现。在讨论符号类型时,作者澄清了关于规约和理据的一些错误认识。语言学界倾向于把规约符号视为无理据的。Panther 则认为它有不同程度的理据性,他倾向于使用“无理据的”而非“任意的”说法,因为后者传递了任何能指和所指都可组配这样的涵义。对于关联原则和关系准则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二者地位迥异:合作原则是理性驱动的,关联原则是植根于生物学的本能,对交际享有专属指导地位,无需合作原则及准则。关联理论丰富了关联性的内涵:关联信息能够产生语境效应、推出新信息;而 Grice 对相关性的界定属于前理论的认定,尽管在直觉上有吸引力。关于会话含义的特征,作者指出可取消性能够充当话语策略,借助隐含意义的可否认特征,为说话人提供交际便利,衍推和语义预设则不具有这一特征。以认知语用为主题的著作,能够兼顾话语的社会与人际维度,值得称道,也契合语用研究的综合社会视角趋势,体现了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关注(向明友 2015: 40;冉永平等 2022: 2)。目前,可取消性与会话责任之间的关联已成为语用学新的增长点(Elder 2021)。关于显性施为句,作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在 Austin 看来,采用显性施为句,发话的同时就在做事;Searle 视其为宣告行为,“这么说,就使其如此”;Panther 则

认为显性施为句的解读涉及推理,尽管是最小的语用推理和最直接的类型。陈述、祈使和疑问句的标准行事功能属于直接行事行为范畴,基于字面意义,唤起行事场景的核心行为,无需额外或至多需要最小的语用推理来获取说话人的意向意义。

该书提到的几个论题显示了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广阔合作空间。除了借助转喻推理解释间接言语行为之外,转喻推理还可用于解释反语:当字面意义与语境在概念上不一致时会引发转喻调整,指向字面表达的对立面。这一立场更接近 Grice 的做法,而不同于关联理论把反语视为听话人对说话人先前说法的回声态度。另外,作者认为在选择转喻源概念来激活特定目标域概念的过程中,关联性发挥重要作用。关联理论强调最佳关联,认知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的比对,而在概念转喻过程中,概念距离与转喻概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体现了认知解读的省力考量。针对隐喻和转喻意义是否可以还原为会话含义的问题, Panther 认为鉴于隐喻和转喻的推理机制本质,这一问题可能不是问题。当然,如何还原,还原为哪一含义类型,需要进一步探讨。作者只是提到转喻触发特定的语用效应,如标示社会参数、隐含情感立场、传递美学价值等风格和语用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与 Levinson 的阐发性方式原则相关:非常态的言说方式传递偏常的内容。

最后, Panther 对认知语言学自身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比如,认知语言学承认隐喻和转喻推理在意义创造中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推理类型的关注。他在讨论隐喻时,不赞同 Lakoff 赋予不变原则严格的约束力;在讨论转喻时,区分了转喻和 Langacker 的区激活(zone activation)概念。不同于认知语言学者通常采用“固化”(entrenchment)概念来指语言单位在使用者大脑中的确定程度, Panther 采用规约化的说法,意在凸显隐喻背后的社会文化色彩,强调本族语者共享的默认语言知识。在讨论 sit down and VP 等并列构式时,他把这种身体姿态(效应)和心理态度(原因)之间的关联称为因果转喻,而非其他认知语言学者所谓的基础隐喻。这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内部的多元理论框架, Panther 认为这是优势而非缺陷。

4. 不足之处

Mazzone(2021)指出,认知语用学关注语境中语言使用和理解的心理过程,研究复杂语境下基于推理的交际意图识别形式。本书讨论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议题,如概念隐喻和转喻、意义推理、言语行为以及形态句法结构的概念和功能动机等。作者突出了推理和理据的重要作用:推理性理据连接前两章,第 3~5 章详细讨论意义建构中推理机制的作用,强调不同的推理机制是认知语用学的重要描写手段;第 11 章讨论语法结构背后的概念—语用理据。在讨论隐喻时,第 7 章借助 3~5 章的衍推、预设和含义等推理关系;第 9~10 章对间接言语行为何以可能的理据性的讨论是基于第 7~8 章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 Wilson(2023: 2)对理据性在本书中作用不明的批评有失公允。但整体来看,全书似乎依然缺少一以贯之的主线,未能将整个交际过程在认知框架中有机整合(陈新仁 2011)。这也再次指向如下事实:认知语用学缺少统一的界定和理论框架,这一范式究竟包括哪些核心议题仍存在争议(冉永平 2002: 37;樊玲、周流溪 2018: 110; Schmid 2012)。

在内容范围上,作者多次提到本书的语用学理论主要指经典和新格莱斯语用学,但作为聚焦语用认知维度的专著,该书并未给予关联理论这一“目前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认知语用学理论”(Mazzone 2021: 436)及其认知推理维度充分的体现,尽管 Panther 提到他并不认同关联论的语用模块论立场。在讨论间接言语行为时,作者承认未讨论驱动间接话语表达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一重要论题。更重要的是,作者更多的是从话语理解的角度着眼,并未凸显发话方的认知心理过程。

在细节上,个别观点值得商榷。比如,作者认为特殊会话含义是高度依赖语境的,一般会话含义是不依赖语境的默认意义。其实,一般会话含义是在没有反例的情况下特定语言表达所传递的

默认意义,并非不需要语境,它可以取消。另外在 Panther 看来,关联理论中最小的处理努力假设与 Horn R-原则的形式最小化类似,这一说法也需审视。Horn 的 R-原则是基于说话人的省力原则,提供必要信息,听者据此推出定型或具体解读。而最小处理努力是从听者角度出发,仅就达到交际目的、获取符合关联期待的认知效应所需的努力最小,或解读明示刺激时消耗的精力最小。

作为认知语用学的新作,本书在呈现前人理论立场的同时,提出了开创性的理论主张,凸显理据、动因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语用与认知的融合,既补充完善了认知语言学,也丰富了语用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为今后的交叉融合研究指引了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导向和方法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 [1] Bara, B. *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Communica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 [2] Elder, C. Speaker meaning, commitment and accountability[C]// Haugh, M. et al.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2021. 48–68.
- [3] Kasher, A. Pragmatics and Chomsky's research program[C]// Kasher, A. *The Chomskyan Turn*. Oxford: Blackwell, 1991. 122–149.
- [4] Lassiter, C. When words do things: Perlocutions and social affordances[C]// Garvey, B. *J. L. Austin on Langu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2–49.
- [5] Mazzone, M. *Cognitive Pragmatics: Mindreading, Inferences, Consciousnes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9.
- [6] Mazzone, M. Cognitive pragmatics[C]// Wen, X. & J. Taylo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1. 433–449.
- [7] Schmid, H. *Handbook of Cognitive Pragmatics*[C]. Berlin: de Gruyter, 2012.
- [8] Wilson, J. Review of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Pragmatic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23, (206): 1–4.
- [9] 陈新仁. 新认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认知语用研究[J]. *外语学刊*, 2011, (2): 40–44.
- [10] 樊玲, 周流溪. 《认知语用学: 交际的心智加工》述介[J]. *外语教学*, 2014, (1): 108–110.
- [11] 冉永平. 认知语用学探微[J]. *外语学刊*, 2002, (2): 36–41.
- [12] 冉永平, 杨璘璘, 刘平. 语用学的包容性与融合性[J]. *外国语*, 2022, (4): 2–8.
- [13] 王寅. 新认知语用学——语言的认知—社会研究取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1): 1–4.
- [14] 汪徽, 辛斌, 张辉. 认知语言学新趋势: 学科融合与范式多元[J]. *外国语*, 2015, (3): 105–108.
- [15] 向明友. 语用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 *外国语*, 2015, (6): 36–47.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外交话语责任研究”(2021SRZ03)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人际语用学视域下的信任研究”(18YJC740129)

收稿日期: 2023-03-22

作者简介: 姚晓东,男,河南郟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话语分析。